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天下

Tianxia
Qihong

祁红

李平
◎ 著

APO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天下祁红

Tianxia Qihong

李平◎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祁红/李平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精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396-5132-3

I. ①天…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178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统筹:朱寒冬 何 健

责任编辑:姜婧婧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4235059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4.75 字数:34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安徽省首届长篇小说
精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陈田

委 员：陈田 季宇 吴雪 王章好 王艳 江枫 许辉

编委会

总 监：吴雪

主 编：许辉

委 员：吴雪 许辉 何世华 唐先田 段儒东 赵凯

特约编辑：祝越 余同友 匡妙妙 刘文婷

目 录

第一章	同治举人	001
第二章	府税课司大使	014
第三章	坦洋茶税风波	028
第四章	月娘	042
第五章	母病返乡	057
第六章	出征台湾	069
第七章	推迟的婚事	088
第八章	尧渡制茶	102
第九章	再回福安	121
第十章	汉口刘茶坊	136
第十一章	杭州拜访胡雪岩	150
第十二章	闪里和历口	165
第十三章	创制祁红	179
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	198
第十五章	伸冤	214
第十六章	机器制茶	230

第十七章	马尾惊魂	247
第十八章	意外的姻缘	262
第十九章	上海彦丰里	279
第二十章	尘缘未尽	291
第二十一章	英伦三岛	318
第二十二章	抽芯眉珍	332
第二十三章	芜湖捐米巷	347
第二十四章	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364
第二十五章	朱老五火烧屯溪街	378
	尾声	392



第一章

同治举人

1

徽州府黟县城北，有个叫立川的村子。沿漳河绵延数里，由北而南依次为上历、中历、下历三个自然村。三村之间并无明显界线，一百多户人家连作一体，规模不小。这里四面环田，地势开阔。每年春天，桑叶吐绿，油菜金黄，好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

立川以余姓和汪姓为主，相传余姓祖先原居黟城名贤里，与程姓等同为城中望族，当年建筑穿城而过的横沟水利工程也有余氏的一份功劳。后因避乱，余氏一支为躲避太平军而移居碧山枳川。此地是漳水源头，山深林密，环境幽美，然而交通极为不便。余氏祖先在这里虽可安身，但又不甘心长期在山坳里待着，认为难有大的作为，于是又顺河而下数十里，到城郊平原地带择一佳地定居下来，并以“立川”为村名，意在告诫子孙要以此为新的起点，自强不息，再立一川，光宗耀祖。再者，立川，犹瀑布，希冀子孙将来能飞黄腾达，造就不凡的声势。

清同治年间的一个秋日，村里穷秀才余干臣，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地，到同县的西递村问岳丈胡松和借钱。可是刚一开口，便被他岳丈骂得一个狗血淋头。

“你个现世宝的东西，”胡松和坐在太师椅上一气呵成地骂道，“我把女儿嫁给你这个脓包，真是见了大头鬼！我看你是文不能文，武不能武，

空长一身好皮囊。乡试考了两回，毛也没有考上一根。叫你正经做点小生意，你就是不听。你问我借钱，当我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余干臣被岳丈骂得晕头转向，屁股都没落一下板凳，就仓皇从胡家那高高的马头墙大宅里逃了出来。

小妻舅胡有进从村外骑马回来，在牌楼下见到一脸衰相的姐夫，也不搭理，就当没有看见一样，甩了一个响鞭，扬长而去了。

胡松和家道殷实，有良田百亩，还在镇上开有油榨、酒坊等铺子，是西递村排得上名的大户人家。只因当年余干臣的父亲在扬州做生意，是立川的富户，胡松和才同余家结了娃娃亲。不期余干臣七岁时，父亲突然病故，余家在扬州的钱财悉数被人卷走，还吃了一场官司，家道才一落千丈。西递这地方重儒兴学，族规甚严，胡松和碍于婚约，才不得不把女儿嫁给了余干臣，但从此对余家没了好脸色。

余干臣看着胡有进的背影，心思很快转移到了他胯下的那匹扬蹄奔走的大青马上。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一匹坐骑，余干臣心里盘算着，出门就不用靠着自己这两条细腿辛苦了。不过他明白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眼下他身上连十文钱都拿不出来，还在做这样的大头梦。

六年前，余干臣小小年纪中了秀才，胡松和也着实欢喜了一阵子。但随后余干臣两回乡试不第，胡松和遂对这个女婿彻底失掉了信心，不见则罢，一见便破口大骂不已。

余干臣怕死了这个岳丈，只有每年春节才敢上门拜年，照例每年正月里都被臭骂一顿，作为新年见面礼。这年八月，不死心的余干臣卖了稻子，又借了盘缠去省城安庆参加乡试，昏头昏脑考了三场，一无所知地回到立川。重阳之前，好不容易还了别人的银子，妻子又染疾在身。余干臣无钱抓药，只好大清早出门，硬着头皮去岳丈家借钱，没想到刚一开口，还没等说清原委就被骂了出来。

又走了三十多里山路，余干臣一身疲惫地回到家中。

母亲放下正在剥壳的一把老黄豆，从灶下迎了出来，急急问道：“钱借到了？”

余干臣只是摇头，走进房里，见妻子淑芸仍旧躺在床上，便一屁股坐在床沿上道：“你家老子就知道骂人，我还没开口，就被他骂了出来。”

淑芸也不言语，侧过脸去，伸出一只手抹眼泪。

余干臣看着面黄肌瘦的老婆的脸颊和后颈，叹息一声，站起身子，回到堂前。

母亲盛来一碗薄得见底的稀饭，上面放着一块豆腐乳和几片腌菜叶子。余干臣早已饿得发昏，端起碗来，三口两口喝得精光。

儿子博文，脸色焦黄，拖着两根鼻涕，像条狗似的眼巴巴地看着他。

“博文没吃？”余干臣问。

“吃了个红薯。”母亲说。

家里肯定又没米了，余干臣想了想，出门走到小街上。

立川这条小街，说是条街，其实店铺也只有四家，杂货店、豆腐店、油坊和米店。

几个闲人坐在杂货店门外的长条凳上聊大天，见余干臣走过来，便一起看着他。

“秀才，”有一个人笑嘻嘻地说，“今年考上了举人，别忘了请我们吃口酒啊。”

余干臣脸上一红，也不应答，迈开大步，赶紧走了过去。众人见他狼狽的样子，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米店的荣胜正坐在那里绕渔线，脚边放着一根断成两截的钓鱼竿，见余干臣又来赊米，脸拉得老长提醒道：“秀才，你上个月已经赊了三次了。”

“再赊一次，”余干臣保证说，“下个月一起给你钱。”

“你个秀才，”荣胜不耐烦地说，“真拿你没办法，这次就两斤米。都像你这么赊，我这个小店迟早关门歇业。”

余干臣拿着两斤米，不想再走原路了，从旁边那条小巷子绕回了家。

母亲生火做上饭，回到堂前，看着耷拉着脑袋的儿子，对他说：“你丈人那边既然借不到钱，淑芸的病不能再拖了，还是赶紧去你大伯家想想办法吧。”

“妈，”余干臣为难道，“去安庆的钱就是问他借的，刚刚才还了不久，怎么好意思再去啊？”

“儿啊，”余母在对面坐了下来，无奈地说道，“给淑芸看病的事要紧，毕竟是你亲大伯，这些年多承他照应，你只要开口，他是断不会不答应的。”

余干臣知道只要开口，大伯不会不借钱给他。这些年来，全是靠着大伯的相帮，余干臣一家人才勉强靠着两亩薄地度日，每三年还能去省城参加乡试。只是刚还了钱，又去借，实在难以启齿。

房间里又传来淑芸一阵急促的咳嗽声，余干臣站了起来，出门往大伯家走去。

2

大伯余念祖也是读书人出身，因屡试不第，便对仕途不再抱希望，在家务农。他家道也算殷实，雇了两个长工，还养了一头大水牛。余干臣扭捏捏地说明了来意，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甚是尴尬。

余念祖叹了口气，从房里拿些碎银子放在八仙桌上。

“今年的乡试快要开榜了，”余念祖说着，啜了口浓茶，又问道，“你可到县里去打听了？”

“没有。”余干臣低低地回答说。

余念祖见侄子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料他今年又是无望，只好又叹了口气。

本来今年乡试之前，余干臣倒也信心满满，毕竟又发愤了几年，可是八月初八拎着考篮一进考场内的号房，便开始叫苦不迭起来，原来他又是坐在“臭号”里。本朝乡试的惯例是：八月初六考官进贡院，初八主考官出试题，并在严密的监视下刊刻印刷。初八这一天早上，外帘官放炮后点名入场。入场前，应考者自己携带衣物、考篮，点名搜身后才能按已编好的位置进入各自的号房。考生进场完毕，放炮封门，考生归号，号官来封号锁门。参加考试的学子答卷和食宿都在号内，大小便在考场内专设的简易厕所。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房，便是这一号筒的厕所。不到一天，这地方便是臭气熏天。因此靠近厕所的号房被称之为“臭号”，最不受考生欢迎，也最不吉利。余干臣前两次乡试都离厕所很近，这次更是在厕所边上。所以他一坐进“臭号”，就断定今年的乡试又打了水漂。

想想上午岳丈骂他的那番话，余干臣嗫嚅地对大伯说：“我想今年找个人家坐馆，或者出去寻点生意，好歹有个营生。”

“找个人家坐馆也没有多大出息，”余念祖说，“我看你还是承了父业，到扬州做点茶叶生意。那边徽商不少，也有个照应。”

“大伯讲得极是。”余干臣连连点头，“侄儿等淑芸病好一点就去扬州。”

“你也不必这么急，”余念祖又说，“年里也没几个月了，春节里或许有几个茶商回来，你可先跟他们沟通沟通，等明年再去。本钱先从我这里拿，太多我也没有，凑合着从小本生意开始吧。”

余干臣听大伯这么一说，真是既感动又惭愧，眼泪不觉涌了出来。

“好了，好了。”余念祖挥挥手道，“赶紧拿钱抓药去吧。”

余干臣站起来向大伯鞠了一躬，拿起桌上的银子，往镇上去请郎中。

镇上的郎中名叫周仁义，因有些名气，只坐堂，不出诊。余干臣说了许多好话，还加了诊费，租了匹骡子，才把他说动。郎中来到余家，搭脉问诊之后，说淑芸乃妇科虚症，开出药方，无非人参、白术、茯苓、山药、陈皮、木香、砂仁、黄芪、当归、酸枣仁等，并嘱余干臣多买些鲜鱼给老婆滋补。

送走郎中,时辰已晚,余干臣只好次日赶早到镇上抓药。这些药都死贵,加上郎中的出诊费和租骡子的钱,自己嘴馋,又在集上吃了一碗馄饨、四个烧饼,手里的铜钱已所剩无几。想买几条鲜活鲫鱼,数数钱已不够,只好作罢。

淑芸吃了中药,病情果然有了好转。余干臣心想,再吃些鱼,老婆的病肯定好得更快。想了半天,决定自己下河去捉鱼。

村里的私塾刘先生有一副粘网,不大不小,一个人在河岔里粘鱼最好使。只是这刘先生小气是出了名的,问他借东西最是千难万难。余干臣想了半天,想起来瘦骨嶙峋的刘先生最喜欢吃他家做的豆腐乳,于是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从坛子里盛出一小碗,跑到了私塾。

大清早学生还没进学堂,刘先生正饿着肚子坐在床沿上喝茶。见余干臣进来,也懒得搭理,料他来也不会有什么好事,不是借笔就是借墨。一个读书人连笔墨都要出来借,他还能有多大的出息,所以懒得理他。

余干臣也不说话,把那碗东西放在床头的破桌上。

刘先生转头一瞧,见是一碗红彤彤的豆腐乳,马上变得喜笑颜开起来,拿手指戳了一大块,放在嘴里,嚼得吧唧吧唧响,连声说好吃。

余干臣笑道:“我妈做的豆腐乳可是全立川最出名的,当然好吃得不得了。”

刘先生见余干臣这么一说,顿时起了疑心。

“昌恺啊,”他又吮了一个手指头,问,“你平白无故送我一碗豆腐乳,是什么讲究?”

余干臣字昌恺,整个立川村只有这个老夫子这么称呼他。

“刘先生,”余干臣陪着笑说,“没什么讲究,借你的粘网用一用。”

刘先生一听问他借网,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站起身就把余干臣往外推,一边还不迭地大叫:“借网,借网,你们就知道来借,都这么借下去,我一点家当不给你们借光了才是怪事!”

余干臣挣脱开来，气得脸都白了。不就借一副网吗？就为这把别人推出门外吗？还把他衣服上弄出一块豆腐乳的红印子。

“好好好，”余干臣大怒道，“我不问你借可以了吧？你让开，让我把豆腐乳拿走！”

刘先生回头看见桌上那碗豆腐乳，一下回过神来，眼珠子转了转，把个笑脸又挂了起来。

“昌恺啊、昌恺，”他愧疚万分地说，“你看我都老糊涂了，前日米店荣胜那个鬼又来问我借网，讲好捉来的鱼分一半给我，你知道他拿来多少？三条指头这么点大的鲳子，他哄鬼呢。你今日来，我把你当作荣胜那个鬼了，真是得罪得罪。”

余干臣知道刘先生在狡辩，他是舍不得那碗豆腐乳。

“我不借了，”余干臣说，“你别挡着，让我把豆腐乳拿走。”

“啊呀，”刘先生说，“你这个人就是犟，我去拿网给你，你我都是读书人，比不得开米店、修鞋补碗的那些野人。”

刘先生说完，撅着屁股钻进床底，把那副粘网拿了出来。

余干臣拿了网就走，刘先生在后面喊：“昌恺啊，用好了就还我，千万不要再借给别人，听到了没有？”

漳河边上的一个小河岔里，清澈的溪水从山谷那边源源不断流淌而来。余干臣赤脚走进湍急的水流中，族弟余天元已快步蹿到河岔的另一边。

两个人合力把拦在河水中间的那道网拉了起来，上面粘了一片白花花的鲳鱼。

第一网就打了这么多鱼，余干臣简直高兴极了，拉着网就往岸上退，余天元踉踉跄跄地被拉了过来。

余干臣蹲在河滩上，兴高采烈地把鱼儿拽下来，往渔篓里扔。天元却站在一旁，一动也懒得动。

“相公啊，”他说，“还是到大河里去吧，这溪里的鱼也太小了吧。”

“大河里水深，”余干臣抬起头说，“网这么小，你往什么地方下？”

“这些小鲳子刺多，”天元又说，“还是鳊鱼好吃。要不我下水去摸几条？”

“好了，好了，”余干臣说，“现在秋天了，你不要下水，到时候伤风了，我可没钱买药给你吃。”

“对了，相公，”天元问，“前两日你去镇上抓药，怎么不叫上我？”

“叫你个头？”余干臣骂道，“我去祠堂找你，连你个鬼影子都没见着。”

“哦，”天元笑了起来，“前两日我没睡在祠堂里，都在汪大麻子家看他们推牌九。喂，你知道那晚开丝行的许大胖子赢了多少吗？”

“好啊，天元，”余干臣生气地质问道，“你也不学好了，居然去看人家赌钱？”

“不就是去看看嘛，”天元不服气地说，“我又没赌。”

“你没赌，那是你没有钱！”余干臣数落道，“你不说这件事我倒忘了，听说有一次你跟荣胜到县城，还去了迎春院吧？”

“没有，没有。”天元脸涨得通红，“他们进去了，我在外面等的，不信你去问荣胜。”

“以后少跟他们鬼混，”余干臣告诫说，“听到了吗？”

“听到了——”天元拉长声音回答道，蹲了下来，帮着把粘在网上的最后两条小鲳鱼拽了下来。

“天元啊，”余干臣朝篓子里看了又看，高兴地说，“今天又一顿好菜，叫我娘用面粉煎着吃。”

天元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读过几年书，大字却识不得几箩筐。不过长得倒是聪明伶俐，手脚也还勤快，虽然小余干臣十岁，但两个人却甚是投缘，余干臣一直把他当亲弟弟看待，余家也算是他半个家了。

一听用面粉煎着吃，天元笑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上午的立川村很是平静。农闲时节，人人都变得慵懒，或在屋里闲坐，或随手拿一把老黄豆、老苞芦慢腾腾地剥籽，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外面的石板路上传来一阵喧嚣，几个戴着红缨帽子的差人，骑着带着响铃的快马，嘀嘀嗒嗒，叮当作响，一路往村里的一栋破旧大宅急驰而去。村里人听到响动，不知何故来了公差，纷纷从屋里钻出来看热闹。只见那几个戴红缨帽子的人，早已把马拴在余干臣家门外的那棵光秃秃的紫薇树上，正往大门上贴报条呢。众人大惊，凑过去一看，方知家道已经破落的余干臣竟中了举人。

那差人贴完报条，高声叫道：“快请余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

余母见几个差人在门口嚷嚷，面带喜气，又围来了不少兴高采烈的乡邻，顿时一愣，莫非是儿子中举了？！这几天儿子余干臣在家里说起就要开榜的事，但看他的神情，却是一副落榜无疑的样子。

这时公差和众乡邻已拥进屋里，开米店的荣胜大声对余母说：“老太太，余老爷高中了，快点请他出来吧！”

又有乡邻在一旁解释道：“老太太啊，你家儿子高中举人了。”

淑芸也慌忙从房里奔了出来，婆媳俩人终于明白真的是家里的余干臣中了举人，喜得不知如何是好。众人也不待她们邀请，一哄而进，挤满了堂前。

“咦，”荣胜四下一看，问，“余老爷呢？”

余母想起儿子大清早就拿着渔网出门了，于是说：“下河捉鱼去了。”

荣胜一听余干臣拿网捉鱼去了，撒开两条腿就往外跑。

余干臣和天元又拉了几次网，捕了大概有半篓小鱼。天元又说去前面的河沟里摸鳊鱼，余干臣怕他受寒伤风，或是手指夹在石头缝里上不来

溺毙，死活不让他去。两个人正在较劲，荣胜已远远看见他们，一路大喊大叫地跑了过来。

“余老爷，”荣胜气喘吁吁地作了一个揖，“恭喜你高中了！”

余干臣脸皮涨得通红，生气地说：“下个月我还你米钱就是了，你这样做又是何苦来哉？”

“谁问你要米钱了？”荣胜满脸堆笑地巴结道，“我余荣胜米店里的米，你想要尽管去拿就是了。”

余干臣只当荣胜见他米钱迟迟不还，还有心思捉鱼吃，跑来揶揄他。于是拿起渔篓，倒了一半在鹅卵石的河滩上，大声说：“你要吃鱼，尽管拿去，下个月不还你米钱，我‘余’字都倒着写。”

天元也很生气，把蹦到他脚边的鱼狠狠踢了一脚，骂道：“死荣胜，想吃鱼，快点拿了滚走。”

荣胜一掌把天元推开，对着余干臣又作了一个长揖道：“余老爷，报喜的差人早到你家里了，你还是快快回去吧。”

这时，又有几个乡邻急急赶了过来，对着余干臣道喜。余干臣方知不假，扔下渔篓就往家里跑。天元捡起东西紧随其后。

余家已乱作一团，报房一干差人和闻讯赶来的余家叔伯兄弟已坐得满满一屋。余干臣一身半湿，头发凌乱，脸颊通红，衣冠不整地奔进来，引得众人一阵窃笑。

报人见新中的举人回来了，起身报道：“喜报贵府老爷余讳干臣，高中安徽乡试第十七名，京报连登黄甲。”

余干臣连连作揖，一边尴尬地叫母亲和淑芸做饭待客，一边赶紧进屋换了一套干净衣裳，才恍恍惚惚出来应酬。突然中得举人，让他糊里糊涂，仿佛在梦中一般。

大伯余念祖也来了，异常高兴，脸上放着红光，帮忙出面招呼客人，又让家人送来五十两银子。接着又来了几匹马，二报、三报到了，挤得屋里屋外都是人。

私塾的刘先生也丢下书本跑来了，对着门上的大红报条晃头晃脑地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仿佛要把上面的内容背下来似的。他突然瞥见门拐上丢着的渔篓和渔网，赶紧奔上前把那副粘网抓在了手里。

欢欢喜喜赶来的叔伯兄弟，有包贺礼的，有送鸡鸭的，也有送半只火腿的、送蔬菜的。总之送来一屋的东西，叔伯妯娌也来帮忙，很快做出几大桌菜肴。

荣胜叫伙计从米店扛来一百斤大米，又抬来一缸烧酒，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酒吃菜。热闹了一个多时辰，那些报喜的差人才怀里揣着赏钱，吃得酒足饭饱，歪歪倒倒骑着马而去。

次日中午，余干臣的岳丈胡松和听到喜报，赶紧叫三个儿子从西递村赶来庆贺。

三个妻舅一进门就跪下磕头，把二百两纹银及酒肉糕点奉上。

余干臣平时怕惯了这三个如狼似虎的兄弟，见他们下跪，顿时慌成一团，两膝一软，不觉也跪了下来。

三个人见状，吓得连滚带爬，把余干臣从地上拽了起来。淑芸从里屋出来，三兄弟一起迎上去，这个叫妹，那个叫姐，热络得就像十几年都没见过面。

吃过午饭，三个老婆舅，有发、有财、有进，说了一大堆奉承话，才满面红光，欢欢喜喜地骑上马回去了。

接着，又有乡绅、亲戚来祝贺，又去余氏宗祠上祭。这样一连忙了数日，把余家门口那条青石板路上弄得尽是马粪，方才清静下来。

余干臣不敢歇息，让人送了封信到西递，说后日拜访岳丈大人。这日清早，余干臣骑匹大马，让天元做他的跟班，大摇大摆赶到了西递村。

胡松和在西递虽是大户，但由于此人素来势利刻薄，三个儿子又仗着家里有钱，不肯读书，一无功名，所以胡氏同族之人大多对他嗤之以鼻，几无来往。这次女婿中了举人，让他大喜过望，扬眉吐气。于是立即杀猪宰羊，遍发请柬，大开筵席，把一向不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全部请到。胡